春耕秋收

——訪梁實秋先生・談讀書寫作生活

胡有瑞

梁實秋，北平人，民國前十年（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生。清華大學畢業，美國留學三年。曾任國立東南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國立青島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中山大學、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授，國立臺灣師大英語研究所主任。國民參政會歷屆參政員。國立編譯館館長。民國五十五年退休。

論讀書

「讀你該讀而尚未讀的書。」

那天，與梁實秋教授談讀書時，他一再重覆地說着這句話。

他說：「讀書需要紀律，而不是興趣。」

一向幽默，談吐隨和的梁教授，談起了讀書，他就收起了輕鬆，放出了嚴肅。

他說：「學而不思則殆。讀書貴專精，專精才能有見地。讀書亦貴博廣，博廣才能有透視。」

一生都在學海中打轉的梁教授，這次回國來，一談起「英國文學史」的寫作生活，他就歷訴自己這些日子在美國讀書的多和讀書的樂。

「常常，我讀了三天的書，才能寫出一、二百字」；就因爲他要讀遍英國文學史上的佳著，於是，就整天埋首在書堆中。

他說：「我現在才深深地體會到『困而後學』和『學然後知不足』的道理。」

由這番經驗的獲得，梁教授回憶起以往讀書歲月中，因隨興致而讀書，可眞浪費了不少氣力。

他說：「我作學生的時候，不喜歡讀教師指定的書，喜歡讀自己覺得有興趣的書，以及風行一時的時髦作品。例如：某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便急忙蒐求他的作品來讀。某人正逢多少年的誕辰紀念，我便到圖書館翻閱他的傳略及作品。還有富於刺激性的，如抒情的，革命的，震世駭俗的，都覺得有趣。至於老師指定閱讀的典籍，我往往不屑一顧。所謂禁書，更是我千方百計要讀的東西。

「我讀書速度很快，數量亦多，接觸面頗廣，沾沾自喜，自以爲博覽羣籍，腹笥不儉，實則讀書漫無目標，隨興之所至，淺嚐輒止，虛耗光陰。

「到了應該學以致用的時候，才驀然警覺，自己的學識基礎薄弱，當初老師指定閱讀的書才是最有用的基本知識的寶庫。大好時光已經浪費，只好急起直追，儘量惡補

。」

梁教授說，直到三十歲開始，他才決定發憤向學。「此後讀書比較有計劃，不再任性，不再隨波逐流。

「我研究的是英國文學，教書是我的職業，我發現自己所知太少，實在不能勝任教學的重責。英國文學浩如煙海，而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品有許多部我是茫然無知，第二流、第三流作家的作品就更不必論。我這一驚非同小可，於是我爲自己訂下了功課表，按部就班的一部書一部書的讀下去，至今未輟，可憐早已離開師門，無從問疑，而同道的朋友又少，難收切磋之益，獨自在典籍之中摸索前進。」

文學的書籍何其多，因此，在梁教授的苦讀生涯中，仍覺得有力窮之感，於是，他必須採精讀及略讀兩種方法，以科學的方式盡掇文學的精英。

他說：「自從知道發憤讀書之後，深知人生短暫而知識無窮，無可奈何之中局限自己的讀書範圍於某一時代，某些作家。有些書宜全部精讀，有些書宜分別略讀，有些書宜選讀若干篇章，饒是這樣，數十年來所讀之書還是有限。所幸我的職業是在教書，有一個讀書的環境，困而後學，得教學相長之益。」

對教書，梁教授常說，這不是他很喜歡的工作，「儘管是不喜歡，也教了四十年。」不過，他也承認，唯有教書，才是最接近他的興趣的職業，「說實在的，教學相長也才迫使我更加的用功。

「上課前，功課如不作準備，講書便缺乏把握，不能講得頭頭是道，不但對不起學生，也對不起自己。我教的課程幾乎經常每年變動，每門課程如是選讀性質則亦經常變換，我這樣做的主要動機是訓練我自己，强迫擴大自己讀書的範圍。」

他更强調：「人是有惰性的，讀書的本身雖然有趣，然有系統有計劃的讀書，仍多少是需要耐性與毅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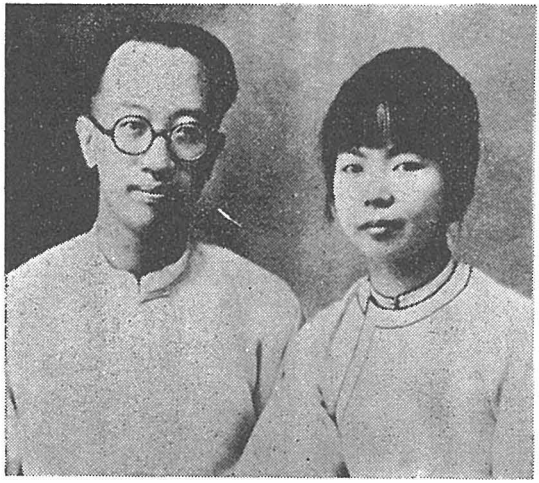
「學英國文學」，梁教授說，原不是他的初衷，當年在清華學校唸書的時候，他是爲留美而讀，直到走出學校要決定選科時，他才猶豫了起來：「我的數學不好，理工科是沒法唸，必須學文史。」

最初，他打算學國際法，接着又想學新聞。「我差點變成了你的同行了。」

促成他選擇文學，主要在兩個原因：「快畢業的

時候，我認識了我的太太，因爲感情的關係，對文學極感興趣，再則，早年我就常寫點新詩、或是散文，朋友們知道我喜歡舞文弄墨，就都鼓勵我學文。」

沉浸在文學中近五十年，梁教授稱自己是「過河卒子」，有樂趣，可是也清苦無比，好幾次他想轉行，可是，文學堂奧的無窮之妙，又强力的吸引住了他，就這樣，他成了權威。他說：「現在，我是絕不會動念頭，作文學的逃兵了。」



梁氏夫婦婚前合影

在華美大厦的臨時居所中，他侃侃而談讀書、寫作和研究文學的苦與樂。

他說：「研讀英國文學，首先是注意『參考書目』，從這裏面可以知道版本應如何選擇，再則可以明瞭一般有關的研究資料。例如，讀莎士比亞，版本問題極其複雜，優劣亦甚爲難分，但有一不變的原則，即必須是完整的版本方宜作研究的根據。經過刪節的本子，作教科書用都嫌其陋，何況作爲研究翻譯的根據？有人譯莎士比亞，譯完後發現每劇脫落平均約二百餘行，原來他根據的是廉價的教科書本。」

梁教授告訴每一位學英國文學的人，必須切記：永遠使用最有權威性的版本。而且版本也在日新月異不斷的進步，通常是後來居上，不過也有不少權威版本歷一、二百年，仍不失其權威性。

根據他的治學經驗，他認爲：版本決定之後，最好自己購備一册，可以隨時批批點點，翻檢起來也比較方便。

「一部篇幅多的作品，令人望而生畏，莫以爲需要等待一個够長的空暇期間方可開卷，那樣等待往往卽是長期的展緩。要讀，立刻就讀，此時此地立刻開始。」

讀書，就像品茗一般，要細細地品味，更要深深地領略。

梁教授說：「**一口氣讀完一部書，那部書多半是軟性讀物，第一流作品大概都是硬性的——有時竟像是硬果一般的難於咬裂！所以不要性急，最好是選固定的時間，採一定的速度，每日讀若干頁，持之以恆，久必竣事。**」

他又提出了自己讀書的密訣：利用零碎的時間，古人所謂『枕上、馬上、厠上』，亦無非是教人隨時努力讀書而已。先讀作品，後讀有關作品的評論，這才是培養自己獨立判斷的方法，這也是充分了解評論的價值的基本條件。

從研讀英國文學作品，到翻譯莎士比亞，梁教授掌握到一把快樂的鑰匙：「我發現，中外的人性是互通的，是相同的。」

他說：「讀英國文學作品，時常在篇中的主旨上，編寫的技巧上，甚至在文字的辭句上，發現與我們一些中國文學作品有不謀而合的類似處。我們說忠勸孝，英國文學裏何曾不偏重道德？我們一唱三嘆，一曲四折，英國文學裏何曾不有合唱疊句，分幕分景的安排？我們形容人的矮小曰『三寸丁』，莎翁筆下也有 Three-inch foot 之語，我們形容片刻時間曰『撒泡尿的功夫』，莎翁又何曾沒有 in a pissing while 之語，中外文學作品中之類似處與歧異處，並不稀奇，因爲人性本來是永久的普遍的。」

他更明確地指出：「所謂比較文學，並不是一種獨立的學問，不過是兼通中外文學的人偶然聯想，遂廣爲蒐求雙方的資料，發爲分析對比的文章，如是而已。」

他說：「讀文學作品，要緊的是了解其辭句，其主旨、其人性的描寫、其作品的心情與思想。」

培養個人的文學修養，該讀些什麼書，我這樣向梁教授請教，他的答覆是：「這要看各人的教育程度與職業的差別。不過我可以扼要的提出幾句意見：

「第一：不管你的職業如何，你是中國人，必須熟悉中國的典籍，四書五經乃人人所宜細讀。我不主

張復古，也不重視固步自封的遺老遺少，但是我强調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之所寄的四書五經，讀過一點，比不讀强，但是最好全部精讀，愈早愈好。

「第二：不管你的行業如何，要作一個有修養的人，西洋的文、史、哲的若干巨著必須涉獵，如不能讀原文，譯本亦可，作爲一個現代人，必須知道西洋文化傳統的精華之所在，至於西洋現代的作品，其重要性倒是在其次。

「第三：不管你的研究屬於哪一方面，那方面的基本典籍務必通曉。」

梁教授又特別提出：讀書的習慣需要培養，養成了習慣之後自有樂趣，「與古人遊」，樂自無窮，是之謂「讀書樂」。

談寫作

人生最愉快的事，莫過於讀書；人生最大的樂趣，是完成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這是梁教授七十多年來抱持的生活觀；也是他追尋快樂的泉源。

四十五年前，當他還在山東大學教書時，在一次聚會中，胡適博士就提議，應該由梁教授與聞一多、徐志摩、陳源和葉公超，合力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胡適的建議，當時是人人讚好，不過，話說過後，大家都沒有提筆，只有梁教授成天在腦海中轉：這是件有意義的工作。於是，他爲自己立下了個翻譯計劃，打算一年翻出兩部戲，算一算，十八年後中文的莎翁全集就可以問世。

沒想到，從提筆譯述起，時間、環境和心緒，竟使得十八年的計劃拉長到了四十年。一長段漫長而艱辛的歲月，完全靠着他的恆心和毅力渡過。

民國五十六年，當莎士比亞全集由遠東書局出版的時候，文藝界特別舉行了一個慶祝會。當時，張道藩先生就說：「梁先生替中國文藝界新添了一大筆精神財富。」

他讚賞梁實秋是一位風度凝遠的篤學之士：不矯情，不矜誇，不草率；默默埋頭工作，一步一步做去，一本一本譯著；不因世局動盪而游移，不因生活顛沛而中斷。「就像農夫由辛苦的春耕而獲豐富的秋收。」

四十本墨綠色布紋面上燙金字的莎翁全集翻譯本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梁氏夫婦攝於西雅圖住宅，旁為葉珊夫婦。（林海音攝）

在放下譯述之筆時，梁教授好開心，好輕鬆的笑了，他說：「我譯完之後，深感獲益最多的是我自己，因爲我至少把莎氏原文全部咀嚼了幾遍。其中有不少難以咬破的硬果核，可是我都試着咬了。」

八年後，當我再向他提起翻譯的苦樂時，梁教授回憶起那四十年的譯述生活，他笑了，他說：「翻譯這樁事，也是一種享受。」

他承認，翻譯不同於寫作：「用不同的文字來表達書中的意句，沒有自由，沒有折扣，會不過意來的地方，不能躲，也必須翻。」

他譬喻：翻譯，就像別人請吃飯，是享受；不過，菜是主人訂的，菜好不好，喜歡不喜歡吃，就全由不得自己了；而寫作就像請客，你請別人吃，菜單可以隨心擬訂。

這是個妙喻，尤其是由梁教授那口純正的北平腔，襯上他說話時的那副慢慢的聲調，言簡意賅，頗能使人心領神會。

的完成，對梁教授個人是完成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我國學術界，對研究西洋文學的人，那分價值，那分貢獻，實在是太大、太大了。

梁教授認爲：研究文學的人，不能不讀莎翁全集。這是一部超越時代與空間的偉大著作，淵博精深，洋溢着人性的呼吸。三十七部戲裏所塑造的人物，刻劃入微；所經歷的事故，可說是天下之大，無所不包；用字造句，也都經過特別的考究，巧意的安排。

接着，他幽默地說：「我能翻譯完莎翁全集，主要在我完全具備了翻譯的條件。」

條件有三：①此人要沒有學問，②沒有天才，③壽命相當長。「這一輩子，我就靠這三個條件，做了些事。」說完，他率先地朗聲笑了起來。

談話中，我發現，梁教授對寫小說，似乎擁有着那麼一點情，他一再地說：「遺憾，我沒有創作的能力。」

「寫小說，必須要有天才，寫散文可就不一樣，會說話，不是啞吧的人，都會寫。」

散文，似乎是梁教授衷心所喜歡的。

從「雅舍小品」起，梁教授那分深邃、雋永的筆觸，不知令多少人醉心地喜愛。

「雅舍小品」，是他第一部散文集，如今已經銷行了三十多版。說起這本書，他充滿了回憶，也帶着無限的感情。

「寫的時候，正是我離開北平的家到了重慶，很寂寞，剛好一位朋友辦份週刊，一週要我寫兩千字。」

雅舍，是在四川的北碚，竹筋和三合土蓋成的「雅舍的位子在半山腰下距馬路約有七、八十層的土階。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後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山坡。篦牆不固，門窗不嚴，與鄰人彼此均可互通聲息。入夜則鼠子自由行動，使人不得安枕。夏季則聚蚊成雷……。」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

說到雅舍小品的問世，也是頗饒趣味的。「將它付印，正是大陸要撤退，通貨膨脹之際，書已經排好、校好了，可是商務印書館就是不敢印，因爲，『一印，就不值錢』，沒辦法，我只有帶了校樣來到臺灣。有一天，碰到那時正任正中書局編輯部主任的劉季洪，說起來，劉先生極感興趣，當時我對劉先生說：『稿子已經排好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正中書局有興趣，可以拿去印，法律糾紛我就不管。』」

當正中書局推出時，立即受到大家的喜歡，一印再印，先先後後，竟然達到了三十多版。

能這樣暢銷，原因在那裏？他說：「大概是淺近，篇幅短，大家就喜歡。」

對「雅舍小品」，梁教授說，有人有過這樣的批評：

——文字太刻薄了。他的解釋是：「我寫時的原則：開玩笑，必須先開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領不要有，挨打的工夫必須好。」

——文章「文白夾雜」。梁教授說：「這批評很對，不過，不僅我的文章是文白夾雜，我說話也是這樣，我認爲，不管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那種最能表達我的意思，我就表達。」

「文如其人」，這是梁教授堅持的原則：「一個人一個樣，各有各的風格和特點，不需要模仿，要知道，學也學不像。」

「散文寫得好，有沒有訣竅？」我這樣問着。

梁教授想了想，他的答覆很簡單：「**要能割愛**」。

接着，他告訴我，掌握到這一訣竅，是在他初中讀書時代。

「中學時，我調皮，常跟老師搗亂，老師氣極了，經常，一個鐘頭的課，老師不講書，全用來罵我。

「儘管這位老師罵我罵得兇，我倒是一點也不怕，不過，我對這個老師並無惡感，反而更專心聽講，文章也儘量照着這位老師吩咐的原則去寫。

「老師告訴我，『文章，尤其是散文，千萬要懂得割愛，自己喜歡的句子，也要捨得割愛。』每次文章交上去，老師就用大筆勾，三、四千字的文章，只剩了四百字。老師發下來，我就重抄一篇，自己讀讀，也覺得乾乾淨淨，簡潔有力，而且文字有生氣、有力量。」

從此，梁教授養成了兩個習慣：

「以後寫文章，我就寫不長了，看別人，一寫就幾萬字的大文章，我眞羨慕得不得了。

「看別人的文章，好的我欣賞，不好的我也欣賞。對不好的文章，我喜歡用筆來勾，替別人割愛一番，也過過當年老師勾文章的癮。」

他說：文章要深、要遠、要高，就是不要長。描寫要深刻，意想要遠大，格調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長。

除了「雅舍小品續集」和新近出版的「槐園夢憶」外，散文作品就不多了，這次回來，他的結論是：「以後要常常寫小品文了。」

說到這兩年來，他在西雅圖專心寫作中的「英國

梁實秋與友人郊遊攝於旅途，自右至左為何凡、劉紹唐、黃肇珩、梁實秋、秀邨、文徐芳、侯榕生（林海音攝）

文學史」的情形，他連連叫苦：「那分辛苦，眞不足爲外人道。」

儘管梁教授遇到友人就說：「寫大作品，得化八年、十年的時間，太吃力了。」不過，語態中，仍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用中文寫一部「英國文學史」，再用英文寫部「中國文學史」，是他六十五歲那年從杏壇退休時，爲自己所訂下的功課表。

他的理由是：「凡是研究英文文學的人，必需一讀英國文學史。」可是英文本的，中國人讀起來吃力，所以，他要積四十年教學經驗寫這本書；用英文寫「中國文學史」，主要是爲了適應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學時的需要。

「英國文學史」寫了兩百萬字，已經寫了三分之一。

在西雅圖女兒家，生活舒適而悠閒，每天上午八時送走了女兒一家人，一直要到下午四時，這段時間中，他獨自在一大幢屋子中，全神地寫作。

寫作速度不頂高的原因在於：「寫書的時間用得不多，主要的是自己看書要費時間。」

常常，他看了三天的書，到時才寫出兩、三百字，整天就爲找資料而忙。「我發現，知道得愈少，愈好寫，否則，要補充的知識實在太多了。」

在困惱中，他常怪自己讀書太少了，「好在我已經急起直追，好好補充了。」

由於「困而後學」，「學然後知不足」，梁教授說：「在美國兩年中，逼迫着自己猛看書，而且還必須看自己不喜歡看的書。所幸，美國的圖書館，查資料、看書，很方便。但我不喜歡到圖書館借書看，我喜歡買書，因爲書買回來，可以自己劃，或是自己記筆記。」

在美國買書很方便，只要知道書名，人名的書，一定買得到，更可以一個電話打去，第二天書就馬上寄出，極方便。

除了寫「英國文學史」外，他也開始了英文的「中國文學史」資料的搜集。他說：「我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要寫這樣的一本書，實在是難題重重，我常想這叫做自討苦吃。」

不過，他下定決心要完成這兩部著作，寫完之後，又繼續寫什麼？梁教授說：「到那時，我就要眞眞正正的過退休生活了。」

對這兩本論著的編寫，梁教授是投入了全付的心力，也是個人經過研究文學的「最後論文」。

他說：「一件工作沒有完成前，就另外開始一件新的工作，這就是生活的意義。」

述生活

是思鄉，也是遣懷，在離開臺北兩年多後，去（六十三）年的十月他又回來了。

這次的歸國，梁教授的感觸是很大、很大的，因爲，喪失老伴的悲痛，異鄉作客的孤寂，都使得這位洒脫，率眞的學者，帶着絲絲的哀戚，以及無限的追憶。

「我是一個喜歡家庭的人，我是一個捨不得離家的人！

「從小，我在父母跟前長大，十四歲進入清華學校，那次的離開家，很痛苦，簡直沒法離開父母；結婚了，我就無法離開太太的身邊。」

是他下飛機的第二天，我們在他客居的小屋中，圍着他聊天，談寫作，談美國見聞，他一直都興奮得很，當時，他還一連聲地說：「兩年多都沒這麼痛快地說話了，今天，我要說個痛快。」於是，如珠的妙語，全隨着他的好談興，一句一句的迸出來，盈屋的笑聲也就連連不斷。

突然，一切全變了，教梁授愉快的笑容和爽朗的談話，像是休止符般停在半空。

他低着頭，眼鏡片後是濕濛濛的一片。因爲，他念起了家，更想起了與他斷守半生的梁太太。

「我寫了本『槐園夢憶』，紀念我的太太，這也是我感情收穫的一個紀念。」

「槐園夢憶」一出版，不到廿天，就再版了。買書的人眞多，而看完這本書，對這對恩愛夫妻相聚和相守的點點滴滴無限神往的人，更是太多、太多。

看了書，掩卷之際，使我不禁回憶起七年前，初次走進安東街那幢溢滿花香、情韻的雋永天地，與梁教授夫婦聊天的情景。

記憶中，庭園間全是細心照顧培植的花草，雅緻的客廳中，還有陳列了四、五盆清香撲鼻正盛開着的美麗蘭花。

當時，梁教授告訴我，散步與蒔花，使他們夫婦，渡過了無數美好的清晨和黃昏。

到臺北的第二天，凌晨四點鐘，梁教授就走出了華美大厦，踏着尋夢的步履，在晨曦中漫步。

由仁愛路，他踱到了安東街，走向昔日的舊屋，臺北變了，馬路變寬了，房屋變高了，這些，只在他的心中快速地劃過，他心心念念的是舊屋的改變。

「房子拆了，蓋成了高樓，舊時的模樣是永遠追不回了，可是，我還是好高興的發現，園中還留了一株當年的麵包樹。」

那株樹，是梁太太用一顆麵包樹籽種大的。「看到樹，我眞是高興。」

在「槐園夢憶」裏，曾寫着：「季淑以主持中饋爲榮，我亦以陪他商略膳食爲樂。買菜之事很少委之佣人，尤其是我退休以後空閒較多，她每隔兩日提籃上市，我必與俱。她提竹籃，我携皮包，緩步而行，繞市一匝，滿載而歸。市廛攤販幾乎無人不識這一對皤皤老者，因爲我們舉目四望很難發現再有這樣一對。回到家裏，傾筐倒篋，堆滿桌上，然後我們就對面

而座，剝豌豆、掐豆芽、劈菜心……」。

這是段令人欽羨的描述，濃濃的情意，盪漾在平實的記述中。

「回到臺北，我好懷念那個我天天去過的安東街菜場，賣豆腐的小姑娘，賣菜的老人，還有賣豬肉的，賣水菓的，我全想去看看。」

他眞的去了，可惜，安東街菜場已因都市計劃拆了，「打聽到改建的地方，我找了去，在一個地下樓中，走了圈，全變樣，熟悉的面孔都找不到了。後來，我看到了賣豆腐的姑娘，可是，她變了，好憔悴，好蒼老，看起來比我還蒼老。」

梁實秋在朋友家，自右至左為陳澄紀、劉眞、千佛張、黃榮珩、梁實秋、吳奚眞、蔣復璁、楊亮功（林海音攝）

在這位重感情，好念舊的學者心目中，昔日的一切似乎都遠去了。「兩年，才兩年，就變了這樣多，試想，少小離家老大回，那滋味會更不同了。」

在臺北的兩個多月中，梁教授固然感觸良多，不過，朋友的熱忱，以及來自社會各處人們對他的敬仰，他的心就盛滿了謝意和愛忱。

最最令他覺得高興的，是不少的人爭着向他要稿，大家向他索取的，全是要他所寫的膾炙人口的那筆清麗、樸實而雋永的小品文。

因此，他在離開臺北前，有了個決定：「今後我要做一隻候鳥。」

每年，一半的時間住在西雅園，一半住在臺北。

「在美國時，我專心地寫『英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這些必須參考資料的論著；在臺北的日子，就全寫些隨心的文字，遣興的文章。」

今年的端午節前，他將再回來。那就是候鳥歸巢的時刻，他將寫出一篇「不長，但深、遠和高的文章。」

梁實秋著作一覽表：

一、浪漫的與古典的（民國十六年，新月；商務；民國五十四年，文星。）
二、文字的紀律（民國十七年，新月；商務。）
三、偏見集（民國二十三年，正中；民國五十三年，文星。）
四、約翰孫（民國二十三年，商務。）
五、文藝批評論（民國二十三年，中華。）
六、雅舍小品（民國三十八年，正中。）
七、秋室雜文（民國五十二年，文星。）
八、文學因緣（民國五十三年，文星。）
九、談徐志摩（民國四十七年，遠東。）
十、談聞一多（民國五十六年，傳記文學。）
十一、清華八年（民國五十一年，重光。）
十二、雅舍小品續集（民國六十三年，正中。）
十三、看雲集（民國六十三年，志文。）

十四、槐園夢憶（民國六十三年，遠東。）
十五、阿伯拉與哀綠斯的情書（民國十七年，新月；商務。）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Eloise
十六、潘彼得（民國十八年，新月；商務。）J. M. Barrie : Peter Pan
十七、幸福的僞善者（民國十七年，東南書店。）Max Beerbohm : The Happy Hypocrite
十八、織工馬南傳（民國二十一年，新月；商務。）George Eliot : Silas Marner
十九、西塞羅文錄（國民二十三年，商務。）Cicero : De Senectute and De Amicitia
廿、咆哮山莊（民國四十四年，台商務。）Emily Bronte : Wuthering Heights
廿一、吉爾菲先生的情史（民國三十三年，黃河書局；四十二年，正中。）The Love Story of Mr. Gilfil
廿二、沉思錄（民國四十八年，協志。）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
廿三、百獸圖（民國四十五年，正中。）George Orwell : Animal Farm
廿四、蘇俄的强迫勞工（民國四十年，正中。）Dallin and Nicolaevsky : 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
廿五、法國共產黨眞相（民國四十二年，正中。）A. Kossi : A Communist Party in Action
廿六、雅舍小品（英文本，時昭瀛譯，民國四十九年，遠東。）Sketches of a Cottager
廿七、結婚集（民國二十九年，中華。）J. A. Strindberg : Married
廿八、莎士比亞的戲劇故事（民國四十三年，明華。）The Stories of Shakespeare's Plays (retold by N. Kates)
廿九、冬天的故事（民國四十七年，明華。）The Winter's Tale (retold by J. Page)
卅、英詩選（民國五十六年，師大出版組。）A Selection of English Poetry
卅一、莎士比亞四百年誕辰紀念集（梁實秋主編，民國五十六年，中華。）
卅二、莎士比亞戲劇八種（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商務。）
哈姆雷特　馬克白　李爾王　奧賽羅　威尼斯商人　如願　暴風雨　第十二夜
卅三、享利四世上篇（民國四十六年，明華。）
卅四、威尼斯商人（民國四十七年，協志。）
卅五、實秋自選集（民國四十七年，勝利；四十八年，神州。）

卅六、秋室雜憶（民國五十八年，傳記文學。）

卅七、莎士比亞戲劇二十冊（民國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文星。）

• 仲夏夜夢　• 朱利阿斯西撒　• 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　• 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
• 維洛那二紳士　• 考利歐雷諾斯　• 羅密歐與朱麗葉　• 無事百擾　• 惡有惡報
• 冬天的故事　• 哈姆雷特　• 馬克白　• 奧賽羅　• 李爾王　• 威尼斯商人
• 如願　• 暴風雨　• 第十二夜　• 享利四世上篇　• 享利四世下篇

卅八、莎士比亞全集四十冊（民國五十六—七年，遠東。）

①暴風雨（The Tempest）
②維洛那二紳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③溫莎的風流婦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④惡有惡報（Measure for Measure）
⑤錯中錯（The Comedy of Errors）
⑥無事自擾（Much Ado About Nothing）
⑦空愛一場（Love's Labour's Lost）
⑧仲夏夜夢（A Midsummer-Night's Dream）
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⑩如願（As You Like It）
⑪馴悍婦（The Taming of the Shrew）
⑫皆大歡喜（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⑬第十三夜（Twelfth Night）
⑭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⑮約翰王（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John）
⑯利查二世（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

㉗亨利四世（上）（The 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the Fourth）
㉘亨利四世（下）（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Fourth）
㉙亨利五世（The Life of King Henry the Fifth）
㉚亨利六世（上）（The 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㉛亨利六世（中）（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㉜亨利六世（下）（The Thir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㉝利查三世（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Third）
㉞亨利八世（The Life of King Henry the Eighth）
㉟脫愛勒斯跟克萊西達（Troilus and Gressida）
㊱考利歐蘭諾斯（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
㊲泰特斯・安德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
㊳羅密歐跟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
㊴雅典的泰蒙（Timon of Athens）
㊵朱利阿斯・西撒（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
㊶馬克白（The Tragedy of Macbeth）
㊷哈姆雷特（The Tragedy of Hamlet）
㊸李爾王（King Lear）
㊹奧賽羅（Othello）
㊺安東尼跟克利歐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
㊻辛伯林（Cymbeline）
㊼波里克利斯（Pericles）
㊽維諾斯跟都尼斯（Venus and Adonis）
㊾露克利斯（Lucrece）
㊿十四行詩（Sonnets）